以《易经》之“易”探析“以毒攻毒”

李影君，崔韵晴，毛炜欣，张仪斐，杨辰辰，蓝海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广东 顺德 528300

[摘要]《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既蕴含阴阳、天地人之变的变化之道，即所谓“变易”，又遵循着“自然而然”的“不易”规律。中医学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体现，其理论的哲学体系与《易经》一脉相承，以毒攻毒作为中医治疗毒证的特色疗法也必然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文从《易经》的“不易之道”与“变易之象”出发，阐述以毒攻毒理论的可行性与实践的时空性，并从“病、药、人”3方面尝试找出突破局限的路径，为发展以毒攻毒疗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考。

[关键词]《易经》；不易；变易；以毒攻毒；理论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 R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2026）01-0139-04
DOI：10.13457/j.cnki.jncm.2026.01.025

Analysis of "Treating Toxin with Tox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 in *Yi Jing*

LI Yingjun, CUI Yunqing, MAO Weixin, ZHANG Yifei, YANG Chenchen, LAN Hai

Shunde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unde Guangdong 528300, China

Abstract: The *Yi 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n ancient classic that expounds on the changes of all phenomena in the world.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not only contains the principle of changes regarding yin-yang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eaven, earth, and humans—known as "bianyi" (mutability)—but also abides by the law of "buyi" (immutability), which refers to "following the natural wa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wisdom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Its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ystem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Yi Jing*. As a characteristic TCM therapy for treating toxic syndromes, "treating toxin with toxin" is inevitably closely linked to the *Yi Jing*.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buyi" and "phenomenon of bianyi" in the *Yi Jing*,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reating toxin with toxin" theory and the temporal-spatial nature of its practice. It also attempts to find ways to break through limit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disease, medicine, and human body", so a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thou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ing toxin with toxin" therapy.

Keywords: *Yi Jing*; Buyi (immutability); Bianyi (mutability); Treating toxin with toxin; Theoretical feasibility

1 《易经》之“易”

《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易”有三层意思，即简易、不易、变易[1]。其中的“简易”，就是简单，它表明《易经》是可以以相对简明清晰的语言阐述。“不易”是指《易经》能揭示诸多世间宇宙运行的不变规律，“变易”表达的是《易经》能通过卦、爻等的变化推演出不同情境，

[收稿日期] 2025-03-20
[修回日期] 2025-10-27
[基金项目] 2024年省部共建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SZGZZ20240001）
[作者简介] 李影君（1992-），女，医学硕士。
[通信作者] 蓝海（1980-），男，医学博士。

不同的应变之道，内涵丰富变化万千。本文着重阐述《易经》“不易”与“变易”，及其对中医以毒攻毒疗法的启发。

1.1 “易”之“不易” “不易”，即不变之道，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阴与阳，刚与柔，动与静，增与减，损与益等囊括了万种事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易经》之“不易”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卦序排列代表的系统的运行规律不变，不仅乾坤双卦，其后揭示事物发展演变的前32卦天道法则，以及后30卦揭示人伦情感的人道法则，均有其不变的规律；第二是在系统的运行中，每一单卦在其所处的时空节点，规律的运行规则是有迹可循的，诸如“初难知、二多誉、三多凶、四多惧、五多功、上易知”等规律。虽世间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天地运行，四季轮换，寒暑交替，冬寒夏热，月盈则亏，日午则偏，物极必反，这是不变的自然规律。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时空如何变换，不易的规律总在如期运行，区别只在时空周期，但短期的时空变换对于无限时空的自然规律来说，只是短时扰动，并不能改变其运行法则。

1.2 “易”之“变易” 变易，指变化之道，《易传》云：“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虽说大道不易，但大道之下的具体之“象”却是变化万千的，因为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易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1]。”《易经》的每一卦的每一爻动，则变卦，其性质也会跟着变化，对应的应变之道自然不同，因此，《易经》虽只有64卦，但其变化之多内涵之深却是叹为观止。

不易之道与变易之象是研究《易经》的核心，也是《易经》带给我们最重要的辨证思维。不变是规律、是广泛、是大周期，变化是现象、是具体、是小周期。单看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揭示的是天地生养，万物生与长的规律以及人在其中改造自然时受到天地八种场影响所产生的六十四个时空状态。每个时空状态即是一卦，每个卦又将该卦的时空状态分成三层，即“天地人”三才[2]。《易传·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乾凿度》“易气从下生”。所谓“六爻兼三才而两之”，就是指六爻中的初、二两爻为下，象征地，三、四两爻为中，象征人，五、上两爻为上，象征天；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对于单独的每一卦，代表的是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某一个节点、某一个特定的时空状态，在这个节点、这个特定的时空状态下，万物有着独一无二的、适合这个状态的运行规则。爻动，则时空变换，运行规则自然也要变换。

可见，《易经》一方面揭示事物发展中不变的规律，天下万物起于天地之生，人间万事源于人伦感合，合作、发展之规律尽在卦中；另一方面“天地人”三才之变造就不同的时空环境，事物在特定时空下的发展轨迹会千差万别，应遵循各自的法则随机应变。以此而言，我们在研究事物时，既要研究事物发展的大周期不易之道，又要注重在小周期特定天地人条件下的变易之象及其相依的应对之道。

2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法是中医独特治法之一，千百年来，经过中医先辈们不断实践和完善，已基本形成一套理论。但仍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主要分布在以某些治疗方法的负反馈质疑理论可行性的和质疑毒药的安全性这两方面。显然，这些质疑多是因为对以毒攻毒理论和实践的片面理解所导致，因此有必要从《易经》的角度全面阐述以毒攻毒，以便对其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2.1 以毒攻毒理论的可行性 从广义上来说，以毒攻毒中所攻之“毒”，即毒症，包含中医认为的所有内外相交产生的毒邪，如热毒、寒毒、瘀毒等等，从病症上有轻重之分，从治疗手段上亦有难易之别，所用治疗之毒自然不同。那么如果将所有毒症分为轻度与重度来分别讨论的话，对于轻度的毒症，所用治疗之“毒”应该是药性相对的药[3]，这也符合《易经·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阴阳相生相克互补共生，“同根生”的事物具有相似相融的性质。因此，药性的相对可以互相中和达到治病之

效，这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不变规律。对于重度毒症，所用治疗之“毒”多数是指属性极端的“毒药”了[3]，用本该对人体有较大损坏的“毒药”去治疗重度毒症，该思想肇端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故无殒，亦无殒”，但其本质上仍是《易经》思维的延续，毒药的“有殒”与“无殒”并不是绝对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殒”，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来说，却可以“无殒”，“有殒”和“无殒”是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换的，这是《易经》之“变易”的直接体现。因此，不论从“不易”还是“变易”的角度都可以验证以毒攻毒治法与《易经》思想的契合之处，其理论具备可行性。

2.2 以毒攻毒实践的时空性 以毒攻毒理论是在不限条件下的规律研究，是实践的基础指导，但临床实践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实操，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以毒攻毒的实践呈现明显的时空局限性。上文提到“无殒”只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或病症，也就是说在使用以毒攻毒治重症时，必须附加条件，遵循审慎原则，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使用，而这个“特定条件”即是时空性的表现，并且它的界定是临床实践的难中之难也是关键所在。

正是基于此，一直以来很多人拿一些以毒攻毒失败的案例来质疑甚至推翻其理论可行性，这些质疑明显混淆了概念也用错了方法。一方面，“特定条件”是以毒攻毒使用时的前置时空环境，时空一变，效果就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理论的不正确，而是操作的局限，未能准确把握当时的时空条件，质疑者们混淆了理论的不正确与实操的错误这两个不同概念；另一方面，以毒攻毒理论与临床实践的位阶是明显不同的，以毒攻毒是思想理论，揭示的是自然规律，是“不易之道”，而临床实践只是用该思想理论下的一些实操，是“变易之象”，具有时空局限性，以特定时空下的错误实操来质疑甚至推翻无限时空下的自然规律，是用错了论证方法。同时，中医与现代医学思维方式是不同的，现代医学的思维基础是科学，而中医的思维基础是哲学。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一样具备时空性，整个科学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很多科学理论都是在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去纠正前人片面的科学研究从而形成适合当前环境的新的理论，如此替代下不断的去接近真理真相。而哲学研究的本身就是看似“虚无缥缈”的真理，真理不会局限于时空。以毒攻毒甚至中医理论亦是如此，不管人们的实践水平如何，中医揭示的规律就在那里，依然运转着，不会因为人们技术的局限而停止作用，随着科技水平和实践条件的不断提高，它的风采终将会全面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立足当前，以毒攻毒之法要实现突破，最重要的路径应是细化时空条件。而结合《易经》“天地人”三才之变的“变易”思想，以毒攻毒的时空条件可以分为细化分辨病、药、人三部分来具体研究。

2.2.1 辨病的核心在于“多维定损” 中医关于“毒证”的认知，主要分为内毒与外毒[4]。内毒外毒宛如太极，内毒耗伤气血损伤正气又易感染外毒，外毒加剧内毒耗损，两者互为因果，既是疾病之因又是疾病之果，互相作用既产生一系列病理变化又可衍生新的病证。可见，“毒”的核心在“损”[5]，只是不同的“毒”耗损的原因、途径、部位、程度不同而已，即“损之源”、“损之路”、“损之果”。损之源探究的是导致机体耗损的源头，如上述中医划分的内毒、外毒；损之路研究机体耗损的机理路径，从损之源开始通过何种路径扩散出去；损之果揭示的则是机体耗损的结果，呈现出来的“象”，可以是机体脏器的状况，也可以是病症。通过对这三方面的耗损情况细化，多维定损，从而确定不同毒症的具化之象，为其后确定对症治疗方案提供重要基础。在王永炎院士[6]关于中风及痴呆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毒损脑络”病机假说基础上逐步发展的 “毒损络脉”学术思想亦揭示了上述观点，实际应用中，首先明确毒损的源头，清晰划定各种类型毒的边界；其次，络脉是人体的能量和信息传播的路径，毒损通过络脉向外扩展，导致络脉出现各种异常，即损之路；最后，诸如糖尿病、尿毒症、中风病、门脉高血压症等形形色色的微观病机显现，即为损之象。

2.2.2 辨药的核心在于“对症定量” “对症”是前提是“不易”，“定量”有弹性可“变易”。对症方面，中药本身形成的天时地利生态环境，造就了其成份的多样性、复杂性、系统协调性[7]，对症入药时不能单纯的只考虑其中个别的成份作用而忽略其整体性全面性，而是既要考虑毒药的主攻性又要考虑其辅助性，这也是中药之于西药最大的不同，它本身成份的多样性给予治疗方案的多种选择，所以，“不易”的对症里面又包含很多可变的方剂选择，但虽各个方剂选择有所侧重，它们的本质指向都是对

症；定量方面，既要确定毒药的绝对性又要利用毒的相对性，毒药的绝对性表达的是其一般性，相对性表达的是其特殊性，明确毒药的绝对性是确定其最大耐受性即最大安全剂量，此为用药的前置条件，然后可在安全剂量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相对性，弹性的增减量来产生积极治疗作用。例如，传承下来的诸多方剂，每种方剂的具体用量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增减，是“可易”的，但主药、辅药、药引等各种药材的用药比多数是“不易”的，是有较为科学的比例关系的。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方剂的诸多选择叠加定量上大的弹性空间，就会出现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不同方剂的情况，效果也会呈现千差万别。这也是中医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难题，它无法很精准的量化，它也不赞成精准量化，毕竟每个病人都具有独特性，不可能用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案。所以，中医方剂多是经验方，靠世世代代的中医人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总结、传承。每一个方剂都有其“不易”的核心侧重，又有其“可易”的全面兼顾。

2.2.3　辨人的核心在于“整体定宜”　人的身体是一个系统，一个相互协作的系统，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现变换，其他环节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多维定损、对症定量以外，还要考虑病人的整体情况来综合确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重症之所以很难被攻克，很大原因就是其纠缠性，多个器官多种功能多条路径相互纠缠环环相扣导致病症的复杂多样多变，单个解决方向无法解决全部的问题，一种药在治疗某种病症的同时对其他器官又有损害所谓后遗症的问题，加之每个人的先天禀赋、身体素质、其他伴生病甚至饮食起居、工作习惯、生活环境等等的诸多差异，使得单一治疗方案的准确定性定位和量化很难达到，而中医和中药因其本身的多维系统性在处理这些复杂的疑难杂症时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中医思维的优势。中医思想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它是面状思维，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状思维有很大区别。同一种类型的病，常规的治疗手段多数适用，这是“不易”的部分，而针对每个病人的特殊条件，又会有三才之变的“变易”情况，需要兼顾到，这也便是在重症毒症的临床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以常规现代医学治疗手段为主，中医药为后续辅助”的原因所在。

3　创新与结语

以毒攻毒作为中医的独立疗法，千百年来历经历代中医大师不断的实践与优化，涌现了较多的案例，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了其发展，一是理论的完备性，以毒攻毒疗法的理论根据是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故无殒，亦无殒”的思想中延展出来的，尚缺细致的理论框架；二是以毒攻毒疗法中“毒”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临床实践时遭到一些质疑，无法得到较好的推广。本文从“医易同源”的角度出发，试着以《易经》的核心理念去探析以毒攻毒疗法，期待找到其理论的完备性以及实践中的原则核心。

《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包罗万象，它不仅揭示了宇宙运行中不变的规律，又能从天地人三才的变换中演化出各种变化之象及相应的应变之道，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系，值得深入研究借鉴。以毒攻毒疗法不论是广义的“相对的毒”还是狭义的“绝对的毒”，其理论内核都和《易经》思维体系完全契合。只是在实践中，由于方剂的灵活多变较难精准量化、可借鉴案例有限等客观条件的不足，加之中医理论的深奥、抽象、复杂等使得以毒攻毒疗法在临床实践中依然存在较大的障碍。但客观的局限并不能掩盖理论的光辉，只要理论具备可行性，一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是无法阻碍其长远发展的，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只要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和临床实践，在“辨病、辨药、辨人”三个维度持续的精细化“多维定损”“对症定量”“整体定宜”，以实践经验的总结积累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提升其应用精度，局限就能被逐步打破，以毒攻毒疗法也必然会再次大放异彩，中医蕴含的易学内核也必然更加璀璨。

[参考文献]

[1] 宋祚胤. 周易译注与考辨[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2] 王弼. 周易注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孙谊，于智敏. “以毒攻毒”含义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3)：165-166.
[4] 章永红，章迅，叶丽红，等. 论癌症以毒攻毒治法[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8(2)：105-108.
[5] 朱思佳，王亚丽，李智山，等. 王亚丽教授从“毒损脑络-枢机-筋脉”论治帕金森病思路探讨[J]. 吉林中医药，2020，40(8)：1007-1010.
[6] 张锦，张允岭，郭蓉娟，等. 从“毒损脑络”到“毒损络脉”的理论探讨[J]. 北京中医药，2013，32(7)：483-486.
[7] 彭成. 中药药理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郭雨驰，蒋维超(英文)]